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于坚

我喜欢在书上留下痕迹 不让它们寂寞

记者：第四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暨于坚作品国际研讨会上，有来自中国、比利时、丹麦、日本、俄罗斯、阿根廷、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诗人、作家、学者参加活动。举办这样的国际活动，您认为对于诗歌交流、文学创作有怎样的意义？和不同国度的诗人在一起，你们会经常交流阅读吗？

于坚：相当重要。如果世界上有100个民族的话，诗人作家就是第101个民族。这个民族守护着古老的道（孔子、老子）、灵光（本雅明）、“诗意的栖居”（海德格尔）、“幽灵的口授”（阿什伯里）、“最高核准权”（陈寅恪），对拜物教、同质化、异化都是一个伟大的抵抗阵线。我们在一起就是交流阅读。阅读不一定只是书本，也是人。对于我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部巨大无边、不断再版的好书。听着一个来自比利时的汉学家用汉语念他用弗莱芒语写的关于我的《便条集》的评论，确实相当奇妙。我们心心相印。这是在其他会议中感觉不到的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“第三代诗歌”代表性人物，您已经出版诗集、文集50余本及摄影集等。您现在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？

于坚：我现在的写作可以说是后退的，我的野心是成为一个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古典文人。我试图重新回到“文章”，回到“作文”，“文”是一种最根本的写作，这是汉语的特性决定的。子曰“焕乎其有文章”，这是最深邃最有气象的写作。我觉得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的写作分类令“文”变得狭隘、轻浮、单调。无论《左传》《史记》还是《红楼梦》其实都是文章。说《史记》是散文、《红楼梦》是小说是把它们说轻了。文是一种混沌文体。乔伊斯、普鲁斯特都想写这种东西。比如我的《密西西比河某处》，里面有散文式的段落，小说式的段落，有长诗、短诗、随笔、引文、评论、图片等等。我试图营造一种气象万千的语辞氛围。

记者：您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量的阅读是在什么时期？

于坚：我小学时代就开始阅读了。开始是背诵，我背诵过《三字经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等等。我父亲有一个书架的书，还订着许多杂志《收获》《观察家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世界文学》……我母亲说我还背诵了《新华字典》，但我记不得了。13岁左右，我读完了十卷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还有《三国演义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欧阳

海之歌》什么的。读的第一本西方小说是狄更斯的《匹克威克外传》，我根本搞不清那些外国名字，看不下去。第一本诗集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《海华沙之歌》，完全看不懂。但是表姐给我一本屠格涅夫的《罗亭》我突然看得进去了。自以为是罗亭，后来（22岁）又陷入迷茫，自以为是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。

记者：在不同的时期，阅读对您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？

于坚：我一生都喜欢读书，可谓“读书破万卷”。我现在还在读，最近刚刚把《易经》抄写了一遍。我在工厂的时候，把读过的小说讲给同车间的工人听，我讲过《九三年》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《红与黑》等。几乎是背了下来。我太喜欢读书了，这是一个嗜好，在实体书店的时代，我可以说不是在回家的路上，就是在去书店的路上。昆明每个书店的店员我都认识，她们还是姑娘的时候我就认识，她们现在都是祖母了，都离开了书店，我还在书店里逛。读书的影响很难说，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之一。

记者：作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，您是否格外看重对学生在阅读、写作方面的引导？您会常为学生推荐图书吗？

于坚：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向他们推荐书。我觉得非常重要，现在的阅读风气令学生不知好歹。他们以为只要出版的、发表的、获奖的、被邀请开会的就是好的。我经常推荐我认为的好书给他们。我说，你要写作的历史话，首先要自己写一本自己的文学史，不能迷信那本文学史，你自己真的喜欢吗？还是舆论暗示你就喜欢。也要求他们喜欢哪本书就要像它说的那样去生活。现在许多人声称他们读过莎士比亚、读过杜甫，而为人却是两回事。现在读书和古人完全不同了，我最近读《近思录》，那些作者那样说，他们也是那样做的。

记者：曾在某篇文章里看到，有一段时间您常看《颜真卿全集》，天天看——您有什么读书方法可以分享吗？能否以《颜真卿全集》为例，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阅读收获。

于坚：我所谓“天天看”指的是临帖。读书要身临其境，感同身受。不能读是读，做是做。颜真卿的《竹山堂连句》里面讲的那种生活，一群诗人约在一起写

诗（连句），我曾经和我的朋友实践过。有一次我和美国后纽约派诗人罗恩·帕特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座山上去写诗，他写英语，我写汉语。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写什么，但是我写一首，他写一首，那天写了十多首，很好玩。后来在美国出版一本书。

读书，年轻时候要整部整部地看，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。诗集的话，最好还要背诵。中年以后，可以像鲁迅那样“随便翻翻”。我现在看书都是随便翻翻。翻来翻去，许多书也还是看完了。看书要有一个方向，你认同什么价值观就在书里面去发现、找知音，看书才会有深度。我找到了很多了不起的作家，比如尼采、鲁迅、契诃夫、普宁、阿赫玛托娃、茨维塔耶娃、乔伊斯、里尔克、拉金、毕肖普、汪曾祺、张爱玲、普鲁斯特、阿索林、沈从文、孙犁、董桥、奥登、本雅明、福柯、罗兰·巴特……也发现了一些声名赫赫的作家的名不副实，他们写了些意思，没有语言。杜甫是一种语言。《红楼梦》是一种语言。《金瓶梅》是一种语言。我想写出“于坚语”。

记者：您会经常重读好书吗？经常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于坚：当然。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《世说新语》《左传》《圣经》、莎士比亚、曹雪芹、海德格尔、普宁、契诃夫、汪曾祺、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、阮籍、王维、杜甫、卡夫卡、乔伊斯……这些作家太耐读了，可以读一辈子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特殊的阅读喜好吗？

于坚：我喜欢在好句子下面划线，在书上批注。但很少用上。我喜欢在书上留下痕迹，不让它们寂寞。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于坚，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，中国诗人。

